

# 九二一災盟通訊

第四期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發行人/楊德記·陳惠澤 發行單位：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 編輯/林湘玲·沈婉玉·劉欣恆  
電話： 秘書處： E-mail：<lj2000@ms28.hinet.net>：<ka@ms21.url.com.tw>

## 災民，站起來了！

### 安親--從自助到互助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家毀了，校舍垮了，災民的孩子佇立在瓦礫堆中，遍尋不著他們的家和學校，同班同學，有的不再歸來，有的就此離散。學校成了二部制，整天課變成半天課，小朋友的心情，有點像放假，只是這次的假期格外沉重，只因爸爸媽媽老是愁眉不展——災後經濟壓力本已沉重，孩子們，怎麼辦？

受災戶聯盟與大里市中興VIP國宅聯手推動安親計劃。以災民自助為出發點，從自助到互助，從單一社區推展出一個跨越社區與行政區的互助體，從場地到經費的籌措，各種枝枝節節的庶務，艱辛而坎坷。如今這個安親班就設在大里大愛新村，容納了八十位學童。包括災盟的志工，社區管委會幹部，以及將近七十人的中興及東海兩校大學生志工。這些人，就是讓整個安親計劃終於得以開辦的「互助團隊」。

孩子們將不再徬徨無依，因為別人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從自助到互助，災民站起來了。這還只是第一步。災民終將在瓦礫堆中堅強屹立，親手彩繪孩子們的笑靨。

# 不辭艱難，堅持開辦！

## 第一階段：計畫提出

地震後，到處都是爲了處理殘破家園而心力交瘁的災民父母，以及在帳棚區內四處漫跑的許多無家可歸、無校可上的孩童。眼見這番景況，九二一受災戶聯盟於十月中旬決定推動「災區免費安親課輔計畫」，讓災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投入經濟重建，也讓學童們有個安定適妥的學習環境。



▲災盟安親計劃的地點，在歷經波折之後，終於選定在大里市竹仔坑的大愛新村。

## 第二階段：開辦地點的選擇

試辦地點原以大元國小附近的受災社區爲主（如台中奇蹟等），然該校原已有課輔班的編制，乃於十一月中旬將試辦點移至需求更迫切的草湖地區。基於讓更多人實際瞭解災民的困境，九二一學生聯盟廣招中興、東海兩校的大學生擔任志工老師，和災民有互動的機會。在社區方面，由社區內的人員（主要是管委會委員）在十一月中統計出學生人數和相關事宜，九二一學生聯盟則於十一月最後三個星期間，一次又一次地爲志工老師們開辦安親課輔說明培訓會，由災盟統籌推行。然，眼看諸事皆備之時，場地卻出了問題。



▲大愛新村裡的勤務中心，是村裡最大的室內公共空間，也暫時成了八十位小朋友的安親所。

## 第三階段：場地一波三折

金城里的市立托兒所，原是最理想的安親班場地，卻因里辦公室與市府之間的協調問題而不能使用，使得迫切需要安親照顧的兒童必須退到大



▲勤務中心由於空間限制，安親班的分班方式被迫由四班裁減爲三班，長期而言，仍需要採小班制，並選到組合屋，讓各小班各有空間。



愛新村尋求教室。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們終於能在大愛新村的勤務中心落腳了。學童老師共一百四十餘名，服務的災民遍及大里、太平、霧峰。塵埃落定後，期望未來安親課輔班能在地社區化，成為社區凝聚向心力的一個據點。



◆天黑了，小小羊兒要回家……

我家  
住在濁水溪  
門牌號碼A B C  
地  
爸爸來了快  
媽媽拖出洗衣機  
爸爸插電電視機  
阿拉逃命跑第一

◆塗城國小四年級的黃欣儀，加入安親班之後所寫的童詩。

### 你也可以是互助團隊的一員

當你看到受災戶家庭的小孩需要照顧時，只要聯絡災盟，我們將樂於循自助互助的模式，協助各災區成立安親課輔班。

如果你覺得可以幫上一點忙，無論物資或金錢，都請不吝捐助。

你、我，都可以是整個台灣社會互助團隊的一員。

聯絡電話：

(林小姐)

捐款帳號：

戶名：劉欣恆

# 五號仔

安親計畫互助團隊的士官長



「多謝呢！你們辛苦了！」是人稱五號仔——蔡進顏蔡大哥（上圖左一）常掛在嘴邊、笑嘻嘻對人說的話。然而別人需要幫忙時，他總不吝惜自己的那一份力氣。

爲了推動災區免費安親課輔計畫，他瘦小的身影穿梭在收容所內（位於大里煙草試驗田旁），統計學生人數，一看到災盟的工作人員，半小時後，他又把熱呼呼的薑母鴨送到人前了。

五號仔是雲林縣麥寮人，結婚後到大里工作，爲了孩子、也爲了房子，由美髮師傅轉行成爲建築水泥工人。週末休假，五號仔的頭腳雙手依然灰撲撲的沾著水泥，當時，五號仔夫妻每個月要支出近九萬元的房貸和生活費。新家才住二年整，九二一的凌晨卻跟別人的房子一起垮了。

「度著了沒你是麥按怎？」



▲費心的製作孩子的耶誕衣，五號仔要讓孩子們在地震後有個歡樂的耶誕夜。

怨嘆歸怨嘆，第二天五號仔就跑回中興V I P國宅，幫一家孤兒寡母搬家兼要債。搬到大愛新村之後，他又忙於新社區的公共事務。安親計畫所需的課桌椅，以及點心、飲料等物資，也都靠他又載又扛的才安頓就緒。他就是這樣，關心別人勝於自己，但，很少人知道，五號仔剛出世沒幾個月的小女兒患了先天性心臟瓣膜缺損，每個月得去看一次醫生。

「多謝呢！你們辛苦了！」五號仔依然笑口常開，一派樂天。他是災盟安親計畫互助團隊的一員，也像是團隊裡的士官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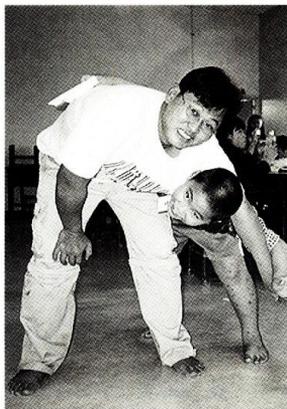


▲你看我像不像是個耶誕小精靈阿？！

# 互助團隊的身影



▲劉繼敏——  
中興VIP國宅的管理委員，替社區居民處理了不少震災後的繁務，包括安親計劃的催生、奔走，是安親計劃的催生婆，也將其他社區納入了該計畫之內。



▲「瞧！我是這裡的孩子王！」  
遠從東海大學來的志工老師祥宜，是安親班的志工老師之一。每天有許多跟祥宜一樣辛苦的志工老師，本著默默的體現服務救援的精神，騎上一個小時多的車，來到大愛村為災民子女做課輔的服務。



▲林常志——  
阿志是中興VIP國宅的副主委，一輛箱旅車，載著老婆小孩奔走於各個社區之間。阿志的一家四口都算是互助團隊的成員。



▲陳碧珠——  
提起中興VIP國宅的陳大姊，無人不知。急公好義的她，主動為來到大愛村的居民爭取種種福利方便，是大家的保姆媽媽呢！安親班的許多必要器材，也是她去奔走出來的。



▲陳清標——  
大家都叫他標哥，中興VIP國宅的副主委。12月4日剛當選為大愛新村管委會主委。壯碩的身影，一聲令下，安親計畫從此順利的上路。



▲林威慶——  
金巴黎於九二一中死傷慘重，林威慶先生正是金巴黎社區的委員（六十三年生，未婚喔！），服務自己的社區之餘，對安親計劃和大愛村的事務也非常的熱心！

# 別人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寒冬的十二月，每天早上七點半之前，麗麗（右二）、淑惠（右三）、莉珍（右四）必須料理好各自家人的早餐，然後匆匆出門，趕在安親班的小朋友上課之前，先打開大愛新村的活動中心，讓小朋友們得以進入，接著開始一整天的安親工作。

王麗麗，有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一個三歲。陳淑惠，有一個孩子，七歲。鍾莉珍，三個孩子，各是十七歲、十三歲、十二歲。她們都住在大愛新村，也都是災盟安親計劃裡頭的「安親媽媽」。

麗麗和淑惠的孩子都還小，安親班剛開辦的時候，孩子難免黏得緊，她們既須照顧安親班的小朋友，也須顧及自己的小孩，忙得很。安親班漸上軌道之後，他們的小孩終於也跟其他的小朋友打成一片。

原本素不相識的小朋友，互以名字相稱，或以兄弟姊妹相稱，來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大愛新村這個新聚落裡頭，竟成了一家人。

正如同麗麗、淑惠、莉珍一樣，她們除了照應自己的孩子，還看顧別人的孩子，不同家庭之間原有的圍牆被打破了，安親媽媽們的心中有著一股心聲：

「別人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九二一震災之後，一個新的共同體，正悄悄的誕生。寒冬，也可以是溫暖的。



來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大愛新村這個新聚落，成了一家人……



# 災民自助互助的具體實踐

曹偉豪

再也沒有任何時候，孩子們的教育成長危機會比當前更為險峻！再也沒有任何時候，大人們的現實困境會比眼下更為艱難！

921 大地震一夕之間將孩子們舒適的家居成長環境瓦解成殘垣斷壁，成為他們畫筆下揮之不去的永久夢魘，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學校也沒有倖免於人禍和天災的肆虐，大量崩毀的教室迫使孩子們淪為二部制教學的受害者，原本上整天課變成半天課，也讓父母親面臨更沈重的心理負擔和經濟壓力。

為了照顧半天不上學的小孩，勞苦的雙薪受災父母只能輪流請假，長此以往，必然要面對保住工作飯碗和顧全子女教育成長的兩難抉擇！沒有了飯碗，何來餘錢繳交毀損房屋舊貸款？更遑論重建家園或再購新宅？

顯然，在媒體關注災區的熱潮消退之後，災民真正的苦難才悄然地來襲！而保住工作飯碗與顧全子女教育的兩難，正是災民首要面臨的苦難。災後，中央政府口惠而實不至，部份地方政府官僚刁難，銀行的嗜利無情，建商的脫罪卸責，以及媒體的抹黑污名，甚至，連代表公權力的警察也悍然鎮壓災民的悲苦訴願。



這樣的客觀現實，讓災民深深體認到，唯有自助與互助才是重建家園、重建生活的唯一憑藉。是以，921 受災戶聯盟推動災區安親計劃，便是災民自助與互助的具體實踐。

經由社區安親媽媽的積極投入，與大學生志工的熱情協助，受災社區在貧困的環境中，想方設法自己張羅場地與各種軟硬體設備，終於，第一所災區安親班在大里市的大愛新村開辦起來了！

安親班的開辦，不僅解決了災民當前迫切的問題，更證明了一個重要的意義，災民絕不是貪得無厭需索無度的暴民，而是自立自強自助互助的共同體！

# 沒有傻瓜，哪來的聰明人？

婉玉



▲圖左為周武鴻，圖右為災盟主席陳惠澤

## 周

武鴻，是如雷貫耳的太平市新坪生活公園管理委員會主委，從他儒雅的外表看來，似乎只是一介斯文的讀書人，但是，當他穿梭在新坪與各受災社區間的時候，絕對無法忽視由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巨大力量。

為了處理災後的種種煩瑣的問題，周主委把他的補習班交給了周太太經營，在周太太的眼中，周主委已成爲幫忙其它災民解決問題比自家的事情還積極還認真的怪人。

「大家都說我傻，幹嘛管那麼多別人的事？」周主委說，「但是沒有傻瓜，怎麼會有聰明人？」，周主委不怕當傻瓜，就怕災民舉手投降當順民，準備逆來順受自認倒楣。他深信只要災民團結在一起，不灰心不要自我放棄，一定可以品嚐到正義與公理的果實，討回災民應有的權益。

周主委現在擔任 921 受災戶聯盟的執行主席，除了推動太平市受災社區代表聯席會議的成立，更從太平越至大里，自石岡穿到豐原，只要是受災地區就有他的身影，到處將新坪生活公園的奮鬥經驗分享給大家，像是傳道士般的耐心而堅韌，鼓勵所有遭逢困厄的人，盡力提供最大的援助，讓他們從震災的重創中，重新昂揚地站起來！

他不只是新坪的周主委，更是所有受災社區的周主委！他也是災盟互助團隊的另一個典範。

### 重建的第一步：人與人關係的重建

猶記得在初接觸社會學時，最令人困擾的一個問題就是搞不懂什麼叫做「社會」？這是一個我們日常慣常掛在嘴上的用詞，但是卻從來沒有好好的弄清楚它的意涵。逐漸的，我獲得了這樣一種說法，並且也以它作爲信念：社會是由人與人的關係所構成的。

然而，我們過去的生活卻是如此的「反社會」。從少年時代的教育開始，我們就被灌輸與培養了這樣一種信條：人與人之間是競爭的，在競爭中輸掉遊戲的人，就注定了未來等而下之的命運。於是，我們在不斷的考試中學會了如何與他人競爭，擔心著別人勝過我們，爬在我們的頭上。出社會後，更有一場場嚴酷的競爭橫在我們面前，而且，我們都戰戰兢兢地不使自己輸掉任何一次競爭。於是，我們的生活中就逐漸變成只有「我」的存在，以「我」做爲中心，執著於我，遂成「我執」，而致煩惱不斷。

這信條形成一個堅固的，而且支配著我們的外在現實，它只有經歷一場大變動才會瓦解；無奈，大地震扮演了這樣一個大變動的角色。大地震使得許多人過去所累積的成就一夕崩潰，這的確是場災難無疑；然而，一無所有也代表了毫無牽絆，於是，過去以「我」爲中心的諸般考慮與煩惱，也悉數消散而開始有了重生的縫隙、改變的契機；我們有機會開始學習如何重組我們的日常生活、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帶。

全面所稱的「災後重建」應包含生活重建，在一個重要意義下，其實也意指著人與人關係的重建，亦即，我們必須恢復一個真正的「社會生活」，明瞭並去經驗那種人與人互相效力、相互連結的生活，這樣的重建才是徹底的、進步的。災盟這樣的一個組織，也就是試圖在重建的過程中，讓人們建立起彼此之間的關係連帶以及團結形式，重新體會社會生活，在相互協力的團結中，參與其中的人們因此成長，也因此自我改造。同時，更重要的是，唯有經過這樣的團結與自我改造過程，我們才能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重建過程中所將遭遇的各種困難挑戰，並且去創造一個全新的生活、體驗一種全新的生命！

（侯念祖 東海大學社會系講師）